

14-3242/ZKQ

17912

# 專題綜合評述

## 核糖核酸在生物體內的含量 及其作用

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1960年1月

# 核糖核酸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及其作用

## 前　　言

核酸自1871年(F. Miescher)發現以後至1930年由於結構不同，分別稱為兩種不同的核酸：一為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以下簡稱RNA)，一為去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以下簡稱DNA)。現今有人認為DNA與遺傳有關，而RNA則在蛋白質合成與代謝中有很大作用。研究RNA在機體內所起的作用對於闡明與揭露生命現象的基本規律是有重大意義的。近年來國內外對這一問題都給予極大的注意，並積累了不少的資料。今就RNA在機體內的含量與分布、RNA在植物病毒繁殖中的意義和植物病毒的重建問題，以及RNA與蛋白質生物合成的關係等，分別予以簡介。

本文編寫時參考了下列專著與文獻：

1. The Nucleic Acid Vol. II. E. Chargaff, J. E. Davidson (1955)
2. Biochemical Cytology J. Bracht (1957)
3. Нуклеиновые кислоты и размножение вибоусов. A. С. Кричевский, Успехи Соврем. Биол., 45, 3, 286 (1958)

并包括了1957—1958年与部分1959年的有关文献。

本文承沈同教授審核，謹此致謝。

## 目 錄

RNA在生物体内的含量与变化 .....	(1)
RNA 在各种組織中的含量的比較 .....	(1)
生殖細胞形成与胚胎發育和生長 .....	(2)
机体的营养状况 .....	(3)
再生与腫瘤 .....	(5)
內分泌的影响 .....	(6)
物理化学因子的影响 .....	(7)
RNA 与植物病毒 .....	(9)
RNA 对植物病毒繁殖的影响 .....	(9)
关于病毒 RNA 的感染性 .....	(10)
病毒的重建及其对遺傳的影响 .....	(12)
RNA 与病毒的的結構 .....	(14)
RNA 与蛋白質合成的关系 .....	(16)
RNA 促進蛋白質合成的證明 .....	(16)
胞核与胞質在蛋白質合成中的作用 .....	(17)
核 RNA 与胞質 RNA 的关系 .....	(19)
蛋白質合成与模板學說 .....	(21)
參考文獻 .....	(23)

# RNA在生物体内的含量与变化

## RNA 在各种組織中的含量的比較

組織中RNA的含量与DNA的含量雖然不同，DNA僅限于核与染色体中，而RNA則变化較大，一般多与細胞本身生理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組織中RNA的含量差別也很大。I. Leslie (1955) 曾列表比較了各種高等動物組織中RNA与DNA的含量。肝臟組織和胰臟組織中 RNAP/DNA-P 比值一般都比其它組織為高，即單位組織重量中RNA含量較多，如鼠胰臟每100克新鮮組織中 RNA-P 的含量可高达198微克 (R. Y. Thomson, F. C. Heagy 等人, 1953)。其它如小腸、顎下腺等組織的RNA-P都在50微克以上 (每100克組織) (R. Y. Thomson 等人, 1953, W. G. Wiest与C. Heidelberger, 1953)。特別是在家蚕 (*Bombyx mori*) 絲織分泌時，RNA含量較儲藏時顯著增多 (J. M. Denucé, 1952)。RNA在血小板中的含量比正常白血球少得多，但血小板中這種核酸的更新速度要比白血球RNA中磷的轉換速度快9倍，可見血小板的代謝比白血球強烈 (И. С. Луганова等人, 1958)。RNA含量較低的組織多屬于機械性活動的組織，如心臟、腎臟、骨骼肌等。RNA在細胞中的分布也是不一致的，鼠肝細胞的RNA有68—90%是含于胞質中，其余的含于核內；而網狀內皮系統的RNA大部分都在核中，胞質中的含量較少 (W. C. Schneider 等人, 1950)。

Bieth与Mandel (1953) 曾統計过各種动物相同的組織中核酸的含量；他們發現各種动物种族虽然不同，但他們相同的組織中DNA含量是近似的。細菌的DNA对决定种的特異性有很大的作用，即不同种的細菌，其DNA是不相同的。种类愈相近的細菌，DNA的結構差別愈小，但RNA却相反，它不会受种的影响而改变其性質，所以RNA沒有明顯的种的特異性 (A. C. Смирнов等人, 1957)。組織中的RNA与DNA也受到性别的影响，以致含量有所差異，有的組織 RNA-P/DNA-P 在雌性中較雄性为大，如果蠅的唾液腺 (R. Steele等, 1949)、幼虫、鷄的肝臟 (R. H. Common等人, 1951)即如此。果蠅唾液腺的DNA-P雌雄差別不大，而RNA-P在每一器官中的总量无论在成体或幼虫中雌性远較雄性为大。RNA在不同性别的鼠肝中的含量恰与

果蝇情况相反(M. L. Petermann等人, 1958), 除DNA的变化不大外, 雌性所含的RNA都比雄性少(M. F. Harisson, 1953, R. M. Campbell等人, 1950)。这种不同种的雌雄个体RNA含量的改变, 据I. Leslie (1955) 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不同的性联染色体的形式所决定的。

## 生殖細胞形成与胚胎发育和生长

在精子形成时, 蛋白質的合成与RNA的合成有着極其密切的关系(J. Brachet, 1957)。河七鳃鳗(*Lampetra fluviatilis*)的精原細胞在靜止时原生質中RNA的含量是不顯著的。在精原細胞分裂时RNA顯著增高, 这种現象在幼魚性腺發育的各个过程中都可觀察到, 但当精細胞成熟时RNA含量就大为減少(Л. А. Чубарева, 1958)。

馬蛔虫(*Parascaris equorum*)卵子的原核中是没有DNA与RNA存在的, 也沒有組蛋白型的硷性蛋白發現, 只有在形成受精卵之后, 胞質嗜硷性增强, 即此时有RNA的存在。作者認為RNA是受精卵形成过程中逐步產生的, 这种RNA并非由精細胞的進入而携带來的(П. В. Макаров, 1958)。

在胚胎發育中, 原腸期有RNA合成的現象, 这种合成的出現是与蛋白質合成和耗氧量的增多有关。而在分裂的早期RNA的嘧啶、嘌呤掺合 $H^{15}H_4Cl$ 的能力几乎是沒有的, 只有到了囊胚初期其掺合能力才迅速增强, 特別在間質(*mesenchyma*)中尤为明顯。隨着胚胎發育的情况不同, RNA的含量常呈一定的梯度的分布, 如在蛙胚發育的早期, 即在未受精的卵、受精卵和壁分卵中的RNA具有明顯的梯度关系, 此时RNA从动物到植物逐步減少(J. Brachet, 1957)。当發育至原腸期, 又產生另一梯度, 自背部至腹部漸次減少, 即原腸期与神經期具背腹、前后的梯度关系。以后隨着各个器官开始分化, RNA的含量也逐渐增多, 最后又逐步減少。这种梯度的出現, 說明了卵黃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活躍的胞質成分——線粒体、动質(*ergastoplasm*)不断轉移, 从这种梯度也可看出RNA在胎体中胞質因子(Cytoplasmic factors)的分布狀況, 同时RNA对决定形态形成有著很大的关系, 如果RNA的代謝在胚胎發育时受到一定阻碍或引起某种紊乱时, 那末胎体的發育与分化必將受到抑制。嘌呤、嘧啶的化学構物可使RNA合成速度減慢, 形态發生必將停止, 其它如雌性腺激素、二硝基酚以及能影响RNA代謝的药物均能改变RNA的梯度狀況, 胚胎發育必產生極度的畸形(Cagianut, B.,

1949, Waddington, C. H., 等(1955) Brachet, J., 1957)。利用离心法使受精卵RNA的梯度发生改变，结果胚胎头部不能发育，在囊胚期如经离心处理，则有发生双胚或三胚的可能。可见RNA在胚胎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并随胎体的发展而改变，但不能把RNA看作是唯一的活性作用物质，必须注意到RNA与其它物质在发育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如蛋白质，它和RNA是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J. Brachet 1957)

动物由于年龄大小的不相同RNA的含量也有所变化，即个体各器官的发育、生长速率可以从RNA的总量中体现出来。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鸡胚的干细胞和血液中核苷酸浓度的总量比成年的含量为高(T. Caspersson与B. Thorell 1941)，又如羊胎组织的RNA也较成年体为高(J. Davidson, C. Waymouth 1941)，实际上从每个细胞的RNA含量看来，基本上是变化不大的，或稍有增加，而RNA在细胞的浓度则减少，这是因为蛋白质和其他细胞成分增多的缘故(I. Leslie 1955)。通常利用鸡胚与鼠胚RNA浓度比成年动物为高，借以说明核酸与蛋白质合成的关系(D. V. N. Reddy等1952)，虽然在胚胎组织中能出现高浓度的RNA，但事实却不完全如此，八天的鸡胚每个细胞的RNA量只有二天小鸡的三分之一(I. Leslie与J. N. Davidson 1951)，十天的幼鼠所含的RNA浓度也比十九天的鼠为小(R. Bieth 等1948)。近年来也发现年令较大的鼠比幼龄鼠RNA含量为多(M. L. Petermann 等1958)。

哺乳类动物细胞在活体外培养试验中，各个不同的生长期的RNA与DNA含量亦有差别(N. P. Salzman 1959)：在延滞期(Lag phase)RNA、DNA、蛋白质均迅速增长，其增长的速度比在生长期(logarithmic phase)的繁殖细胞为快，而当生长开始时，RNA的含量立即急剧下降，这种急剧下降的过程一直保持下去。在不同的生长期RNA的变化还表现在RNA合成速度有所不同，在生长期RNA与DNA对烏便螺哈的掺合速度大致相同，而在延滞期RNA的掺合速度要快二倍。这种现象在细菌培养时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H. E. Wade与D. M. Morgan 1957)。

## 机体的营养状况

RNA不仅决定于机体本身的活动状态，而且许多其它外界因子对它也同样有肯定的作用。首先是与营养状况有关，早在1943年就有人(H. W.

Kosterlitz与I. D. Cramb) 發現鼠在飢餓或攝取缺乏蛋白質的食物后，細胞的体積縮小，以后又陸續發覺(H. W. Kosterlitz 1944, J. Brachet, R. Jeener 等 1946)細胞質中的顆粒和戊醣(Pentose)減少。

Campbell 等(1947)注意到鼠在缺乏蛋白質食物一周后，單位重量的 RNA-P 下降，而 DNA 无变化。Davidson (1947) 与 Thomson 等 (1953) 也獲得同样的結果。Mandel 及其同事觀察了鼠在長期飢餓时 (50—70天之后) 各种組織核酸的变化 (P. Mandel, M. Jacob 等 1950, M. Jacob, L. Mandel 等 1951)，DNA 与細胞数量仍变化不大，只有鼠脾的 DNA 下降 55%，胞核也略有減少，而此时 RNA 在肝臟、腎臟、肌肉中顯著下降 30—75%。但在腦中 RNA 与 DNA 即使在嚴重的長期的飢餓状态下仍无改变。Petermann 等 (1958) 實驗證明，鼠在飢餓五天后，RNA 的下降僅限于非球体 (non-pellet) RNA，球体 RNA (pellet RNA) 即細胞質微粒体中所含的 RNA，并无变化，微粒体中的蛋白質却比原來的減少一半。这种看法似与 C. Vendrely 与 R. Vendrely (1950) 与 Muntwyler 等 (1950) 的結論有出入之处，他們則認為 RNA 的減少，主要是在微粒体部分 (microsomal fraction)，因为正常情况下肝細胞 RNA 总量的 50% 都含于其中。Petermann 等同时还提到微粒体蛋白質的減少与 W. Blernhard 等 (1952) 和 Fawcett 等 (1955) 的結論是一致的，他們發現鼠在飢餓后用电子顯微鏡檢查實質細胞 (Parenchymal cells)，胞內网狀体 (endoplasmic reticulum) 与核蛋白顆粒 (nucleoprotein granules) 均減少，因为微粒体蛋白質主要是含于这些結構內。

鼠在飢餓后再進行飼餵二天，RNA 的总量可恢复到对照組的 80%，其中非球体的 RNA (nonpellet RNA) 仍只有对照組的 60%，但球体 RNA 却比正常的 RNA 含量高出 50%。微粒体蛋白質的 RNA:PNP 之比值恢复正常 (L. M. Petermann 1958)。

除了蛋白質營養影响 RNA 外，維生素对 RNA 亦有影响。动物飼料中如缺乏維生素 B<sub>12</sub>，肝細胞的核数量、DNA、RNA 量均顯著減少 (M. R. Saharabudhe 等 1951, I. A. Rose 1952)，但对腎臟与脾臟的核酸无关。在缺乏維生素 B<sub>12</sub>之后如增加維生素 B<sub>12</sub>，可使細胞嗜硷物質增多。Fukuda 与 Sibataus (1953) 还研究了維生素C对RNA与DNA的影响。

## 再生与肿瘤

鼠肝组织部分切除后，引起的增生过程(hyperplastic process)极快，在手术后4—10天即恢复了被切除部分的70—80% (R. Y. Thomson, F. C. Heagy等, 1953 M. Abercrombie与R. D. Harkness, 1951, G. T. Mills等, 1953), 在增生21天后, 窝状隙细胞(Sinusoidal lining cell)与胆管细胞即恢复正常。

有许多学者从事了再生肝臟中核酸变化的研究。有人提到肝細胞中 DNA 的增多与肝組織的重量的恢复成正比 (D. L. Drabkin 1947), 因为 DNA 与細胞数量的多少有密切关系。在增殖过程中, Price与 Laird (1950) 曾發現肝臟匀漿中上清液部分与小颗粒中 RNA 的含量为細胞分裂前的兩倍, 在增生的头四天 RNA 增加最快, 这种增多的量主要是在小颗粒部分 (J. E. Ultmann, E. Hirschberg, 等 1953), 正說明 RNA 的增多与肝臟重量在此时的迅速增長的过程是相一致的。Novikoff与 Potter (1948) 也早已提到过这一点。

腎臟在再生过程中 RNA 亦發生变化, P. Mandel与 L. Mandel等人 (1950) 認为此时腎臟細胞是数量上的迅速增多, 而 Kurnik (1952) 則認為腎臟再生过程中細胞大小在 7 天内增大40—50%, 因而对肾脏再生有不同的看法, 前者認為肾脏再生是增生过程 (hyperplastic process), 后者認為肾脏的再生是肥大过程。

致癌药物引起的肝肿瘤 (hepatoma) 可觀察到不同的化学与組織学的变化 (J. M. Price 等人 1949), 这种肿瘤可由致癌药物偶氮苯 (Azobenzene) 衍生物与 n-acetyl-2-aminofluorene (AAF) 所引起, 在飼料中含有 3'-Me-4-DAB (3'-methyl-4-dimethylamino azobenzene) 飼养动物八周后, 肝臟无增大現象, 但DNA浓度大为增多, 單位容積的細胞核数量也增多 (A. C. Griffin 等人 1948)。根据 Striebich 等 (1953) 實驗結果, 在經相同的致癌物質作用后的动物, DNA 与細胞核数目虽有所增多, 但线粒体却大为減少。飼以 4-DAB (4-dimethylamino azobenzene) 后 5—6 个月, 肝中蛋白質、磷脂与RNA的总量不改变, 但 DNA 却大大減少 (R. Y. Thomson & F. C. Heagy 1953)。如經最強烈的致癌物質 (3'Me-4-DAB) 作用后, 組織中大小顆粒的RNA含量顯著下降, DNA 明顯上升 (J. M. Price, E. C. Miller 1949)。如飼以 2'-Me-4-DAB (即非致癌物質) 發現細胞中线粒体

數量增加三倍，而組織中的RNA與DNA稍有減少（Striebach等1953）。鼠肺在感染淋巴肉瘤（Murphy-Sturn lymphosarcoma）時，肺中DNA急劇上升，RNA却較穩定，變化不大（L.R. Cerecedo等1957）。

Petermann與Schneider（1951）曾注意到在鼠移植性白血病與自發性白血病時，RNA在腫瘤細胞核中有不同的變化，移植性白血病核中RNA含量顯著增多，而自發性白血病無此變化。無論在Ehrlich腹水癌（Ascites tumour）與lymphoma細胞內，核中DNA與RNA/DNA都比健康細胞含量為高（C. Leuchtenberger等1952）。

## 內分泌的影響

激素的刺激對組織中RNA含量是有影響的。連續七天每天給兔注射20毫克的皮質素，肝臟出現肥大現象，蛋白質和RNA比DNA增加為快（C. U. Lowe等1951，J. Gros等1951），單位重量的RNA相對減少，說明細胞中脂肪合成的速度超過了RNA的合成。Roberts等（1952）也有過類似的實驗證明，注射皮質素後引起肝組織的成分變化，由於RNA與DNA濃度的減少，以致形成肝臟脂肪的積聚（K.B. Roberts, H.W. Florey等1952）。鵝胚經皮質素注射後，可引起生長的抑制與RNA/DNA比值的減小和蛋白質含量減少等現象（C. Carallero等1952）。皮質素對移植的鵝胚心臟與上述情況相反，可使RNA/DNA比值上升，並對RNA的合成有促進作用。如使生長素與皮質素合併作用，RNA與DNA的合成率比正常的增加75%，單獨使用生長素反而會引起輕微的抑制作用（J. Leslie 1952）。鵝胚肺臟與腸管的移植組織，對皮質素的作用是無效的，核酸濃度無變化（H. W. Gerarde与M. Jones 1953）。

甲狀腺素可引起鼠腎蛋白質增多15—26%，RNA增多26—33%，DNA也有增多現象，對腫瘤也有類似作用（P. Mandel, L. Mendel等1951，L. Mandel, M. Jacob等1952）。如將甲狀腺切除，動物的蛋白質、RNA、DNA含量均依次下降（P. Mandel, P. Metais等1953）。

性腺激素對蛋白質合成與RNA的作用也有明顯效果。離鵝經雌性激素處理後，肝臟重量與蛋白質均增多，早已被D.G.Champman等人發現（1949），以後在鼠肝中也進行了類似的實驗，單獨注射雌二醇48小時後，子宮中RNA含量增多192%，但DNA量增加較少，72小時後RNA的含量卻減至137%，

DNA反有所上升 (R. M. Campbell, I. R. Innes等1953, M. A. Telfer 1953)。雄性激素如睪丸酮对肺肝臟是无效的 (W. E Phillips等1952)。雌性激素不僅影响到肝臟核酸变化，同时也使血清中核酸量上升 (P. Mandel, J. Clavert等1947, R.H. Common, D.G. Chapman, 1951)，还發現促乳腺激素对鵝胰島有刺激作用，它能使腺体重量增加280%，RNA增加850% DNA增加400%，从組織切片上也證明此时的細胞分裂是加速的 (W. H. McShan等人, 1950)，鼠妊娠时DNA的变化早已有人觀察过，在肝臟中除了DNA明顯增加外，RNA/DNA比值也增高 (W. H. Kosterlitz R. M. Campbell 1947)。R. M. Campbell还發現在妊娠的鼠与豚鼠肝臟有一种“过量的RNA”存在，(但在猫妊娠时无此現象)它可以因移去胎儿、胎盤、腦垂体与卵巢而消失 (R. M. Campbell I.R. Tnnes 1953, R.M. Campbell, H.W. Kosterlitz 1953)。“过量的RNA”与一般組織所含的RNA不同，前者决定于食物中能量的消耗，而后者则与蛋白質有关。鼠在妊娠期間，可以消除雌雄之間的RNA含量的差別，使雌鼠的RNA含量也达到雄鼠的水平，这种增多主要是因为核中与粒綫內RNA增加所致，因上清液中的RNA在雌雄动物是相等的 (M.L.Petermann与M.G.Hamilton 1958)。

各个內分泌腺体的切除所引起的反应是不一致的。除了上述切除甲狀腺能引起蛋白質与RNA、DNA的逐步下降外，切除性腺与肾上腺也引起同样的反应，但性腺的切除对雄性动物是无效的。切除腦垂体后骨髓中RNA、DNA、蛋白質均上升 (P. Mandel, P. Metais等1953)，但也有發現此时肝中RNA含量下降 (P.M. Campbell, I.R. Innes 1953, H.S. Distefano, N.D. Bass等1952)，注射RNA可使其恢复。正常鼠經腦垂体生長激素处理后，肌肉中RNA增多，但肝中RNA并无变化，肝与肌肉中的DNA也保持恒定 (B. J. Gray 1956)。

### 物理化学因子的影响

以 $500\gamma$ X射線作用于鼠后，骨髓中RNA与DNA濃度均減少 (C. Lutwak-Mann 1952)。胸腺、脾臟經照射后也有同样变化 (P.P. Weymouth, H. S. Kaplan, 1952)。Mandel等發現在X射線 ( $700\gamma$ ) 單次量照射下脾臟RNA与DNA含量比兩次分量(two fraction) 作用下明顯減少 (C.M. Gros, P. Mandel等1953)。經過辐射后，机体的损害可由 RNA 来逐渐恢复，所以 RNA很可能成为一种比其它抗辐射药物更好的制剂，但并不是任何 RNA 都

具有明显的作用。H. B. Лучник (1958) 論到在提取酵母RNA浸出物之前，如將酵母置于对酵母生長有抑制作用而又不会停止生命活动的生活条件下保存；如利用降低溫度，給予一定量的辐射，通过这些措施处理的酵母的提出物对抗幅射作用最为有效，可以提高机体LD<sub>50</sub>的耐量。

大腸桿菌 (*E. coli*) 經紫外線 (以下簡稱UV) 照射后產生突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并且核酸的摻合能力也有所改变 (C. O. Doudney与 E. L. Haas 1958)，RNA对P<sup>32</sup>的结合明顯下降，僅及对照組的50%，而DNA对P<sup>32</sup>的結合几乎完全抑制，同时还發覺大腸桿菌經UV的作用后具有兩種不同的RNA，一种称为稳定性 RNA；另一种称为不稳定性 RNA。这种不稳定性RNA在照射停止后30分鐘始可恢复。正常RNA的化学性质与經過照射的RNA之間的关系尚不明了 (K. Suzuki, J. Ono, 1959)。

机体在燒伤时組織中核酸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对各种动物肝臟中 RNA、不稳定性DNA与腎臟RNA和不稳定性DNA含量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增多、有的減少，这决定于机体本身的反应状态。在燒灼后24小时，鼠小腸和脾中的稳定性DNA-P、不稳定性DNA-P及RNA-P浓度均降低。在燒灼后72小时，脾稳定性DNA与小腸RNA-P之浓度仍不能恢复至其原值 (П.Д. Демидова 1958)。

关于化学药剂对RNA的作用，早已有人注意到 HN2-methylbis ( $\beta$ -chloroethyl)-amine 对鼠的影响 (G. M. Higgins, R. M. Anderson 1931)。苯巴比妥鈉可以增加整个脾臟核酸的含量 (W. A. Rambach, D. R. Moomaw 等1952)，四氯化碳可促進肝細胞的增殖 (R. M. Campbell, H. W. Kosterlitz, 1952)。

植物生長刺激素如吲哚乙酸 (IAA) 使烟草 (*Nicotina tabacum*) 騨部組織发生变化，IAA濃度愈高則愈能使細胞增大，RNA增多 (J. Silberger, Jr, 与 F. Skoog 1954)。

氯胺苯醇 (Chloramphenicol) 虽然能抑制蛋白質的合成但不能抑制RNA的合成，这是許多人同意的 (I. Watanabe, Y. Kiho, K. Miura, 1958, C. L. Wisseman, J. E. Smadel 等1954, M. Yas, G. Brauer-man, 1957, E. E. Gale, J. P. Folkes 1953)。当氯胺苯醇濃度增至一定时，无论对蛋白質合成、RNA合成与 DNA合成中的摻合能力仍有抑制作用。如氯胺苯醇的濃度超过  $3.6 \times 10^{-4} M$  以上，蛋白質、RNA与DNA对C<sup>14</sup>丙氨酸的摻合即开始减弱，如濃厚达  $6.7 \times 10^{-3} M$  时摻合作用完全抑制 (T. R.

Breitman, G. C. Webster 1958)。

## RNA 与 植 物 病 毒

所有的植物病毒都含有大量的 RNA，含量最少的如烟草花叶病毒（以下简称TMV）为6%，含量最多的为蕪菁黃化花叶病毒（Turnip Yellow mosaic virus）可达35% (J. Brachet 1957)。由于植物病毒，特别是 TMV，其結構較其他机体簡單，含有一定量的核蛋白，所以近年来常以植物病毒作为研究核酸代謝、病毒繁殖、遺傳以及关于蛋白質合成的研究的对象。

### RNA对植物病毒繁殖的影响

很多試驗證明RNA对病毒的繁殖有著極其密切的关系。Commoner, Mercer (1952) 及Jeener, Rosseels (1953) 先後發現如果在感染病毒的植物上加入硫尿嘧啶 (thiouracil)，病毒的合成与繁殖立即受到抑制。这种現象不能用硫尿嘧啶与酶促反应之間的競爭來說明，而是由於硫尿嘧啶与病毒RNA相結合，因而阻止了病毒的繁殖。許多事實證明这种現象是肯定的；例如將S<sup>35</sup>標記的硫尿嘧啶作用于感染了二天的植物病毒的叶上，于是病毒的繁殖力就減少到50%，將此種病毒收集并提成結晶，發現有一半的 RNA 与標記物質（即硫尿嘧啶）結合成 thiouridylic acid (R. Feener 1957)。Matthews (1956), Mandel等 (1957) 也曾獲得類似的結果。Matthews 發現8-azaquanine与TMV的RNA摻合，同样也能降低病毒的感染力，与硫尿嘧啶具有相同的作用。从以上事实看來TMV的繁殖与RNA 有著不可分的关系，只要RNA一發生改变，那末核蛋白的合成就成为不可能了。

能抑制病毒繁殖的药物远不只是上述的硫尿嘧啶与8-azaquanine。E.D.Kilbourne (1959) 証實了Antimetabolite (抗代謝產物) 2-脫氧-D-葡萄糖 (2-deoxy-D-glucose) 对流行性感冒病毒繁殖有抑制作用。T. Airai, T. Shimomura, Y. Nishikawa等 (1958) 在研究防治 TMV 病害的 Thiosemicarbazone 各种衍生物的效应时，發覺其中以不具取代基的 Benzalactone 对病繁毒殖的抑制能力最强，尽管这些药物作用机制並不完全与尿嘧啶或8-azaquanine一致。

由於許多藥物的作用能引起RNA的破壞，致使整個病毒的感染減弱或消失，因而就使我們考慮到，病毒的感染力是否完全由RNA的存在而決定呢？

Gierer與Schramm (1956a) 从病毒-TMV-中分離出一種具有感染作用的RNA。這種RNA是以酚溶液來提取的，特別是在當制剂製成後，立即用以感染烟草 (*Nicotina glutinosa*) 葉子時感染力最強。與此同時 Fraenkel-Conrat (1956) 也會獲得同樣的結果，因而證明了RNA本身是有感染力的。近年來利用 Schramm 的酚提法 (Phenol method) 陸續發現許多其他的病毒中所提取的RNA也具有感染作用。如Siegel, Wildman (1956), Ginesa與Norman (1957) 等人都先後証實了病毒RNA的感染力。

Colter與Bird等人 (1957) 就 Mengo 腦炎病毒以及 Wecher, Schäfer (1957) 就 Eastern equine 脊髓炎病毒, Huppert, Sanders (1958) 从腦炎病毒感染的腫瘤細胞中取得的RNA都說明了病毒RNA是有感染作用的。Ping-Yao Chang (原載“Nature”1958) 利用 Semliki 森林病毒為材料比較了病毒制備物及其RNA的功效，發覺RNA酶(核糖核酸酶)對病毒無抑制作用，這可能是由於RNA為蛋白質外膜所保護。經離心處理後的病毒制剂，感染活性99%消失，而RNA的感染活性只減少了55%。病毒制剂與RNA對 Sodium deoxycholate 的反應也不一致，病毒制剂經此藥劑處理後，其感染力大為減弱，而對RNA則無影響。RNA不僅具有一定感染力而且對其它因子的抵抗力比病毒粗制剂為強。口蹄疫病毒 (foot-&-mouth disease virus) 的RNA不但可使猪腎細胞單層培养 (monolayer culture) 發生病理變化，而且可使經肌肉注射後的小豬發生麻痺而致死亡，並具有與同種病毒同等的免疫型 (F. Brown, R. F. Sellers等人1958)。

## 關於病毒RNA的感染性

從以上事實看來各種病毒RNA的感染性已成為普遍事實，但是值得提出討論的是這種用Schramm方法提取的RNA中的純度如何？它的感染性怎樣產生的？分離出的RNA與蛋白質是否能重新結合成新的具有感染力的病毒？必須了解的是“RNA”制剂中是否會有病毒蛋白質的污染，因為即使是少量的病毒蛋白質捲入，那末這種感染性就不能純粹認為是RNA所產生的作用了，何況這種RNA的感染力一般是極微弱的，如TMV的RNA的感染力只有原毒病的1% (A. Gieres, G. Schramm, 1956, H. Fraenkel-Conrat,

B. Singer, R. C. Williams, 1957)。實驗證明这种RNA的感染性并不依靠病毒蛋白質或病毒的污染而產生：如口蹄疫病毒 RNA 的提取过程中，証实了 RNA 制剂并未含有殘余的病毒，因为这种 RNA 无论是以核糖核酸酶处理或是正常豚鼠血清处理后其感染力立即消失；反之，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病毒則完全无效 (F. Brown, R. F. Sellers, 人等1958)。虽然这僅是間接証明，然而却可以說明RNA的感染性是存在的。上述的 Semilki 森林病毒 (Cheng Ping-Yao 1958) 的RNA 制剂与病毒制剂的性質雖然也有所区别。Ada与Anderson (1959) 比較了 Murray Valley 腦炎病毒及其RNA 之間的差別：粗制病毒 (Crude virus) 經9%酚處理一分鐘后，其原來的效价 ( $10^{6.7}$ ) 立即丧失，但此懸浮液以Gierer和Schramm 标准方法用90%酚溶液提取的RNA，其效价仍高达 $10^4$ — $10^5$ 。同时原病毒經 $65^\circ\text{C}$ , pH7.1處理一分鐘，其原有效价从 $10^7$ 降至 $10^{1.0}$ ；如在 $62^\circ\text{C}$ ，處理60分鐘其感染力全部消失。如將其RNA 經同样過程處理，其效价仍有 $10^{2.0}$ 与 $10^{2.7}$ 。RNA 只有在核糖核酸酶的作用下才丧失功能。粗制病毒在低 pH 时 效价丧失，如处于 pH3.0时，30分鐘 ( $20^\circ\text{C}$ ) 效价从 $10^{6.8}$ 降至 $10^{3.1}$ ，而RNA的效价仍能保持 $10^{4.8}$ 。它們对甲酇的反应也是不一致的，RNA比病毒容易受到破坏。作者就这种現象作了如下的解釋：在感染過程中，RNA 必須从病毒結構中釋放出來，因此当溫度、pH、酚使蛋白質表層变性，那末RNA 就无法釋放出來。Mengo 腦炎病毒与 Eastern equine 腦脊髓炎 (Encephalomyelitis) 病毒 (J. S. Colter, H. H. Bird, 1957a, E. Wecher W. E. Schäfer, 1957) 及其RNA也有上述的一些特点，并且 RNA 能被乙酇与IM氯化鈉沉淀出来，而病毒无此沉淀。J. Huppert 与 F. K. Sanders (1958) 觀察到感染細胞酚溶液浸出物的感染性并不直接决定于病毒的含量还表現在：当感染培养液以 105000g. 离心一小时，从上清液中提取 RNA，其結構表明上清液虽然僅含有沉淀物1/1000，但其感染力却比沉淀的浸出物感染力强十倍。

尽管以上許多事实都說明RNA本身是具有感染作用的，但仍能有人認為病毒的感染力不完全由RNA决定。因为許多經過提取的RNA，事实上多少还有一些蛋白質存在，尽管这些蛋白質目前还不能用化学方法測定出来。由于感染性微弱 (0.1—1%)，同时RNA与蛋白質重建后的TMV的感染力远比純RNA为强，所以B. Commoner (Успехи Соврем. Биол. 1959) 認为RNA的感染作用与其所含的蛋白質是相互配合而起作用的。

TMV的感染性与RNA微粒的長度有关，如果以去垢剂(deturgent agent)

或核糖核酸酶除去其蛋白質与 RNA 末端的 2%，这就使得感染力大大降低。感染力的降低与 RNA 微粒被切除的多少成一比例关系，即 RNA 微粒被切除的愈多，其感染力愈弱 (B. Commoner, G. B. Shearer, C. Strode 1958)。因为病毒中 RNA 是单一的核苷酸组成的线状聚合分子，只有在完整的，没有拆裂的分子結構情况下，TMV 才具有它的感染作用。(R. G. Hart 1958, A. Gierer 1957) Schramm (Успехи Соврем. Биол. 1959) 也認為長鏈分子 RNA 是具有感染性的，它的分子量約为二百万，虽然在目前还没有可能分离出这种高分子聚合体的 RNA，但是分子較低的 RNA (約一百万) 的提取是有可能的。Fraenkel-Conrat, Singer, 与 Williams (1957) 曾確定病毒的 RNA 分子量为  $2.5 \times 10^5$ 。疾毒末端的結構有一特殊功能。R. Hart (1958) 曾提到 TMV 短瞬間經去垢剂 (0.02% Duponol) 处理后，蛋白質亞單位 (Subunit) 的折断是自一端开始的，所以病毒一端的 RNA 就能暴露出来。如 TMV 經去垢剂在  $85^{\circ}\text{C}$  时处理 15 秒，有 90% 的 RNA 是自一端發生折断。B. Commoner, G. B. Shearer, C. Strode (1958) 也曾提到并不是病毒的任何部位都具有同等效应的，只有在病毒一端的 4—6% 的 RNA 部分对感染最有效，很可能在 RNA 的这段部位具有一种特有的核苷酸；也可能在这一部位的蛋白質亞單位与 RNA 有着一种独特的、对感染所必需的構型；或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兼有。

RNA 对病毒的繁殖与感染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这点是肯定的。單純的蛋白質似乎对感染并无直接关系。Markham 与 Smith (1949) 用超离心机分离燕尾斑紋病毒得出二种不同的成分，其中只有含核酸的部分才有感染作用，而沒有含核酸的蛋白質部分其感染力也不存在。其后高桥，石井 (W. N. Takahashi, M. Ishii 1953, 1952.) 与 Jeener, Lemoine (1953) 先后均獲得同样結論，虽然这种不含核酸的蛋白質沒有感染力，但其免疫能力仍然存在。

### 病毒的重建及其对遺傳的影响

病毒 RNA 与蛋白質分离之后是否还能重建 (Reconstitution)，在恢复它的結構时需要何种条件，是否能保持其原有的感染性，对于这些問題是从 RNA 自病毒中一分离出來时就產生了。Schramm (1947) 發現在酸性条件下被分解的病毒蛋白質能够聚合为桿狀体，其大小与 TMV 相似，聚合过程中由于 pH 不同常發生各种中間类型，桿狀体的長度决定于 pH 值的大小，在 pH 值为 5 时就可聚合为蛋白質的盤狀体，其中央具有一孔，与 TMV 在碱性条件

下分解成的盤狀體相類似，然後這些盤狀體逐漸形成桿狀體，即在化學與形態上與TMV很相象，但是完全缺乏感染性(G. Schramm, W. Zillig 1955)。同年 Fraenkel-Conrat 与 Williams (1955) 報導了他們從事這項工作的結果，他們用的方法不同於 Schramm 与 Zillig，而是以 1% Sodium dodecyl sulfate 在 pH 8.5 時與病毒作用，然後使分離的蛋白質與 RNA 結合，就可獲得核蛋白，它的吸收光譜與 TMV 是相同的。從它的感染植物壞死的效果來看，這種重建的核蛋白 10—100 毫克/毫升所引起的作用與原來的 TMV 0.1 毫克/毫升所引起的感染效果相等。

這種重建的核蛋白在電子顯微鏡下的圖相與 Schramm 所見的 TMV 圖相相合，作者指出病毒的重建取決於 RNA 与蛋白質之間濃度、作用時間以及 pH 值的大小等條件，並認為是這一種純化的反應過程。其後 Commoner, Lippincott, Schearer (1956) 及 Fraenkel-Conrat (1957) 用不同的辦法均獲得了感染力達原病毒 30—50% 的重建病毒(A. C. Кривиский, 1958)。

其實 RNA 与蛋白質的結合並無專一性 (G. Schramm 1958)，TMV 的 A-蛋白質可與各種來源的 RNA 結合，也能與 Polyuridylic acid 合成為一桿狀體 (R. G. Hart, J. D. Smith 1956)，但這種結合體的性質和正常的病毒是有區別的 (A. Siegel, S. G. Wildman 与 W. Ginoza, 1956)。

Hart 与 Smith (1956) 曾使蛋白質與人工獲得的多核苷酸與酵母的 RNA 純制剂以及各種單核苷酸進行混合，所獲的核蛋白，其外形、大小、核酸核酸的含量、吸收紫外線光譜的特點和對核糖核酸酶的穩定性等方面均與 TMV 相似，但是却沒有生物的活性。所以有生物活性的核蛋白很可能決定於核苷酸基的特殊的排列方式。

病毒的重建並不限於 TMV 一種病毒，其他病毒也同樣有這種重建的可能。Гершензон (1956) 使昆蟲多角體病毒蛋白質與 RNA 重建，也獲得了有活性的病毒。

對於病毒蛋白質與核酸在遺傳中的作用也有不少的試驗證明。

1956 Fraenkel-Conrat 曾使不同株的 TMV 蛋白質與 Yellow aucuba (YA) 和 Holmes ribgrass (HR) 等病毒的核酸互相配備，重新結合，然後在 Turkish 葱草上作感染試驗，結果發現其病徵與核酸的株屬——即 HR 相類似。這種由 TMV 的蛋白質與 HR 的核酸重新建立起來的“雜種”病毒，(TMV 蛋白質性質與 HR 蛋白質性質顯然是不相同的，無論就其氨基酸的成分上或是它的抗體專一性上都有差別) 當以抗-TMV 血清處理，其感染性大部分

被中和，如用抗-HR 血清處理則無效，所以在免疫學上這種雜種完全屬於病毒的蛋白質外膜——TMV 之列，而由HR株屬形成的病毒內軸——RNA 則決定其植物病徵。因此這種現象就可以比在活體外更好地說明蛋白質與核酸之間的關係，即這種雜種的子代的蛋白質與TMV 病毒相似。雜種子代蛋白質和 TMV 相象而不同于 HR，這是由於它含有蛋氨酸、組氨酸與酪氨酸。根據這個實驗結果來看，似乎 RNA 在遺傳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另一種試驗是將 HR 與 TMV 兩種病毒所含的 RNA 相互結合，然後使植物感染並引起壞死，雖然在壞死組織中仍然可以分離出兩種原來的 HR 與 TMV，但混合性的感染作用還是存在的。儘管混合病徵的出現的情況較多，這只能設想壞死的產生是由二種病毒的機械混合所引起的，要形成一種具有雙親代（即 TMV 與 HR）混合特性的新形式的病毒是不可能的（A. C. Кривицкий, 1958）。

後來 Fraenkel-Conrat, Singer (1957) 也對自己原來的實驗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對上述病毒“雜種”的遺傳結論作了一些修正與補充，仍然不能否認病毒蛋白質在遺傳過程中是有一定作用的。“雜種”子代的生物學特性中，有 20—45% 是與 TMV 相近似，即受蛋白質影響；而具有作為授與 RNA 的 HR 病毒特性的只有 5—12%。所以病毒蛋白質在遺傳中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 RNA 与病毒的結構

RNA既然對病毒繁殖有著很大的關係，RNA 与蛋白質在結構上的關係如何？這是令人尋味的，所以最近許多學者都已注意到這一問題。早在 1947 年 Schramm 就會提及過 TMV 在礆性溶液中 pH=10.3 時，即分解為 6 個斷片，然後再分開為更小的蛋白質顆粒與游離的 RNA。以後通過電子顯微鏡的考察證明病毒微粒具有一蛋白質的外膜，其中包含有 RNA 的桿狀的內軸，並在電子顯微鏡中看到這種結構，而另一部分游離的蛋白質則稱之為 A-蛋白質，它是構成病毒蛋白質的最小單位，分子量為 90,000，在生物學上是無活性的。電子顯微鏡下除了可以看到被礆性溶液破壞了的 RNA 與蛋白質結構外，還可以見到與病毒微粒直徑相等的盤狀結構，中央有一孔其直徑恰與 RNA 桿狀體直徑相等。因此，可以認為病毒的蛋白質外膜是由這些盤形體構成的，並串聯在 RNA 之上 (G. Schramm, G. Sehumer, W. Zillig 1955)。

Hart (1955) 的實驗也獲得同樣的結果，只是所採用的方法不同。他用